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友亮

謄錄監生臣周　牧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三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九

高允 從祖弟祐 祐曾孫德正 祐從子乾 昂 季式

高允字伯恭勃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為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

山以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
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
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
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
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
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䴥三年太武舅陽
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
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

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
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
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
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
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
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勲賜爵汶陽子後奉
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
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别為

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

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傅後勑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

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

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為親己怒而絶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檦性巧佞為崔浩信待見浩所著詩書論語及易

遂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勑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

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

怒甚勑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録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

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宫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

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
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
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
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
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欷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
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
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
東宫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宫允見朕悲耳先是勑允

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

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絶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

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

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上為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致食饗之禮今葬之䰟人亶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

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絶此四異也
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
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
列今之大會内外相混酒醉喧嘵罔有儀式又俳優鄙
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
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
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如此非
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

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内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

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

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

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甞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寛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髙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髙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髙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髙子敷

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兹元吉向之所為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堂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内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為

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典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閑經典履行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

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束脩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其著頌若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眞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内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征南

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眺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欽道賜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

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彦鑒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顥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鴈門李熙士元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曹長樂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祕書郎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

辯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其詞曰
紫氣干天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
揃祅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壹偃武
櫜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輿人並
出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
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
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煢單夙離不造克己勉躬聿隆
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

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
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
若瑟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祖根
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實先
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銜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華
交不遺舊以産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
矣友規稟兹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
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

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
詵尹西都壐惟作傅載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
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
古式綢繆典誥時進嶮艱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
孝化洽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
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
許履忠竭力致躬出則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橈燕
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

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頻煩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彦鑒思叅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沉痾賦詩以諷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胷質侔和璧文照雕龍燿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

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
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
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謇謇
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澍尚杜熙好
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絶怖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
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為蕪識拔
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飡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
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習尼周

身言足為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曰縱醇醪逾
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
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
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
腰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
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眄猶昨存亡
奄乖靜言思之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皇輿中

詔允撫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
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
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沖幼欲立京兆王
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
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附之重追念周公
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百疋以標忠
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
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

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

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勑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

尋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
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
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
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
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
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
護療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
先是命中黄門蘇興壽扶侍允存雪中遇犬驚倒扶者

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篤親念故虛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眞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

𧏮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之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産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説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

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修往脉視之告以無恙李修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

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算法為算術三卷子忱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為政寬惠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為侯卒子貴賓襲忱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靜位太尉東陽王丕諮議參軍子綽字僧裕少

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沉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為政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為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聦及綽朋附高肇詔並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謚文簡允弟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謚曰恭推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官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

州辟主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中郎始神䴥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太守浮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襲矯弟遵字世禮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為作計乃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為營官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扎隨鄱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

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兖徐三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為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

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旣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鄴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惏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為此行自今宜自謹約

還州仍不悛草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啟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别處沐浴引椒而死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為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産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

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毗字子翼鄉邑稱為長者位征南從事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修國記選為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路經縣邲羇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吊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

是為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寛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効遂家於南頓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黄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脩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

謚曰康祐兄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説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末兖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孝文初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録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司勲之實録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祖以後至於文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漏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書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帝從之孝文嘗問祐比

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勲舊之臣年勤可録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兾州大中

正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關豫而已出為西兖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傅以參定律令賜帛粟馬等昶以其舊官年耆雅相祇重拜光祿大夫傅如故昶薨徵為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不

赴僕射李沖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免卿任
後為光禄卒太常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
為靈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尚位中書博士早卒和璧子
頵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仕輔國將軍朝散
大夫贈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
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初為齊文宣儀同開府參
軍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
徙給事黄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

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密彌見親重文襄之崩
勲將等以纘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宣不決夜中
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愔從令德正
居守以為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昵愛
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為天文圖
讖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文
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請文宣恐愔不決自請赴鄴與
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勲

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荅者時杜弼為長史密啟文宣恐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將何以待之才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弼無以荅文宣以衆意未叶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教汝又說者以為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

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册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録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卲七兵尚書崔㥄度支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黄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録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宫留于東齋受禪後乃

放還宅文宣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既未行詔勑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日尭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正為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

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兾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

臨陛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閣祭酒伯堅亦見害後文宣謂羣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縣公給事中

通直散騎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平原郡守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史子德範早有令問位任城太守卒雅弟諒字修賢少好學多識强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授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

一子出身謚曰忠侯諒造親表譜録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内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弟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尒朱兆弑莊帝翼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録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乾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

輕俠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尒朱榮入洛乾東奔於兾乾兄弟本有從横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為給事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尒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娱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

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為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劒起舞誓以死繼之及介朱氏既弒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太守封隆之隆

之父先為尒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嶷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為莊帝舉哀素服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次同為王次同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為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助被尒朱氏禽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為

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葢世不居人下且
介朱氏主肆虐正是英雄効節之時今若之來必有深
計勿憂吾將諸君見之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
於滏陽因說神武曰介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
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亡則屈
强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戸口不減十萬穀
秸之税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
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為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時

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見尒朱羽生為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偽為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政空閑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

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凡弟宜共立盟約勸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啟神武帝以乾為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詣賀拔岳計又以岳凡勝為荆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以啟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

言今啟叔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變啟神武求為徐州乃以乾為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啟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諸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

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樂成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愼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

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愼以本
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
仲密棄州將歸神武武帝勑青州斷其歸路愼間行至
晉陽神武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
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
奏令改選焉愼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愼棄暹時爲
文襄委任乃爲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愼後妻趙郡
李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愼之爲滄州甚

重沙門顯公夜常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巳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勲啟慎一房配沒而巳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為侍中司徒遷太尉慎弟昂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為湯將浴之

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為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崔氏不許昂與兄

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
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
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邪及
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
今被壓竟知為人不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
魏莊帝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
乾俱為尒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
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即送晉陽及入洛將

昂自隨禁於馳牛署既而榮死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横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閣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北平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尒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縋下五百人追

救未及而昻已交兵羽生敗走昻馬矟絶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昻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昻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兾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尒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昻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参合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

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横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及尒朱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為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崤陜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尒朱乾薨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

經君所故相決酧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仚并將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啟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

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較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常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

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傅婢强取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巳瘡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

若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曰忠武西魏尋歸敖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常見敖曹夜來旦去

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絶其故吏東方老為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為立祠廟靈像既成頭上坼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顔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顔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為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黄州刺史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食典御尋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為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

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乂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為亂李式並討平之有容嘗謂李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李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芒山之敗所親部曲請李式奔梁李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與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李式

凡愼以武寧叛遣信報李式李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為私使樂人於邉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李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

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愼叛後少時解職黄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還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竝闗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巳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轝幷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

被優遇如此自昂起兵為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若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

東方老安德鬲人與昂為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没李希光勃海蓨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

位相倅英起以侍中為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為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名纂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劉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尒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為二曹曹愠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

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皁脛長丈六尺以為二
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强舉之未幾曹
遇疾恫聲聞於外亟言海神為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
服斬衰葬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猪
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
臥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
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讃
號為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讃聞叫聲則勝

論曰高允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
難卒悟明主保巳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
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巳僧
裕藝用有聞聿脩之義世禮貪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
學業優道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
際契叶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尺
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
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

其啟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足稱云

北史卷三十一

北史卷三十一考證

高允傳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穀監本作縠今從南本

令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魏書無以字

光盡高門次及中等○等魏書作第

和若瑟琴○魏書作相和琴瑟

時遊嶮艱常一其操○常監本作當

絶怖龍津○魏書怖作希又下文言足為誌句誌作治
未嘗見其忿色○未監本作不今從南本
德正傳以悟從令德正居守○齊書作以悟居守與此
有異觀下文云自請赴鄴與悟言則悟實在鄴居守
而此處為訛矣
開爾病我為爾針覲以刀子剌之○針監本訛計今改
從齊書
乾傳遣其監軍孫白雞○雞齊書作鷄

勒逼之○齊書作殷勤逼之
啟神武求為徐州○求監本訛永今改從齊書
昂傳龍眉豹頸○眉監本作犀今從齊書
神武軍小却○却監本誤超今改從南本
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幾監本訛帝今改從南本
以第三道碩嗣○嗣監本訛賜今改從齊書

北史卷三十一考證

北史卷三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

崔鑒　凡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子彭　士謙弟説　説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孫宣猷　曾孫仲方　仲方從叔昻　挺從子季舒　挺族孫暹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

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祕書監祖遵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等俱被徵辟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為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位終常山太守合弟秉少有志氣陽

平王順之為定州秉為衛軍府録事帯毋極令時甄琛為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閒以拳擊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衆還廣平内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後為燕州刺史為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東奔定州坐免官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

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悦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遷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刺史忻弟仲哲早喪所生為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别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子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長瑜子子樞學涉好文詞強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

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為御史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預尉遲迥事被誅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為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為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平末祕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為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長瑜弟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即齊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為魏尹丞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瓚對

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煌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内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毆之又擢其髮以澗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之後卒於陽平太守贈本州刺史仲弟叔彥位撫軍叔彥弟季通位司農少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位濟州别駕季通弟季良風望閑雅位太學博士以征討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禄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尚書右僕射謚

曰簡康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并州刺史鑒兄𣞤字洛祖行博陵太守𣞤子文業中書郎鉅鹿太守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眞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弟仲讓爲北豫州司馬與高愼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容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

相府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

前以弟仲讓在闕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

道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

有貧弱未理若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

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禄

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慍色

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為儀表

卒贈南兖州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鴻

臚少卿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經贈兗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長子景儁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為逸後為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為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

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為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黄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爇火觀敕

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戸而行到洛陽持節别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宫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禄大夫卒子子武龔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

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胥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為西征别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楷字季則為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為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

黨附高肇為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强時人語曰莫儒郁買反獬孤楷反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䆃之便宜事遂施行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

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凡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兾州刺史長子士元沉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

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為行臺左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闕

右勝不能用州人劉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謙與俱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為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隣好周文素聞其名甚禮之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進爵為子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

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周保定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授江陵總管荆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為天下之最屢有詔褒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荆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為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雖復年位並高資產皆無

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大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淅州刺史曠弟彭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並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為相周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為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間因顧騎士執而鏁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

而去至拜上儀同及踐阼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當上在伏危坐終日未嘗有惰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絶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為我言之彭因説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為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悦賜錢

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士謙弟說

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膂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

荆州以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為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宇文并賜名説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説莅政强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鄜延等五州刺史謚曰莊子

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膂力絶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鄖公韋孝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勲進位上大

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廹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曰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迥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迥縱致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

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被旨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

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候車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

於家諸弟乃與之别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黄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為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

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
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位濮陽太守挺幼孤
居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
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
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
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
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

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沖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為嬪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為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為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章帝甚悦謂曰别卿以來儵焉二載吾所綴文以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彞受使巡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

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儵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毁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邉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

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

書事以挺為司馬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遂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嘿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其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起八關齊追奉冥福初崔光貧

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内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爲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絶羣耳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

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
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
也遷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
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
而還遷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
援神儁因代焉孝芬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還
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乂之黨與盧同李奬等並除
名徵還又除孝芬為廷尉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

棨以重法及融為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為賊攻陷遇害融密啟云孝演入賊為逆遂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儁逼彭城孝芬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乂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乂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既至景

儁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為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于侃時相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辭不行仍為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並被誅没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

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晉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為尚書令尒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為世隆所知勉與季景内頗不睦季景與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勉遂悵怏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免後見齊神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

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
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爲後勉弟猷
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普泰
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旣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
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
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
伯二年正黃門行軍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
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

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還京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樂又屢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與盧辯等朔修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頴川為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

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啟聞周文令依猷策思政重啟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為斷陸攻請三歲為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没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為都督梁州刺史及周文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為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惟梁州境内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為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第二女帝養為已女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

號猷以為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為何如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雖不行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蔡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為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誡也豈可窮兵極武而

重其譴責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正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

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竝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

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並從之進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黄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邉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

今開皇六年歲次庚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庚子至今庚午又子午為衡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禆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

運相承感火德而國號為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沉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其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强國富陳既主昏於上人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蒭蕘所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

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檝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火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横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皷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百段進位開

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望方涉題干碉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諸都諸賊悉平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黄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總其衆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

出拜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為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肅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早卒孝芬弟孝偉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偉勸户人多收之郡内乃安教其人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户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為未申復贈

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
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
直頗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
之任及輔國政召為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勲
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授
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間内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
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為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

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鞫掠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昕憑甚以為愧武定中文襄普令内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兗豫連接吳越强隣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

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實謂在兹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為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劾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為贓罪從此定乞勒群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為常式右

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煑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亦既官煑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凖關市薄為竈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魏帝問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㥄邢卲散騎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渾曰可各言德績感致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荅天意帝為斂容後攝都官尚書上勸

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偽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卲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瑯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帝尋幸晉陽將發敕遞相遵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號深文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並有殘刻之

聲至於推繩大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冤酷有濮陽子沈子遐齎侯景鐵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寛告弼誹謗并與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昻窮鞫昻皆執正雪免告者引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錆藏小吏因内臣投書告事又别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昻窮檢昻言笑間咸得情告者辭窮並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絶轉都官尚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州北郡幹文宣幸東山謂曰舊人多

出為州當用卿為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宫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即拜為真未幾還為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同三司光禄勲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

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
統母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以免其
姊昂弗知録尚書彭城王浟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
為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
調才識奮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
陳便宜躅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為文宣所知賞朝之大
事多以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
若前則崔暹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

有俠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二子
液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為時論所許以
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為中書侍郎孝偉弟孝
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偉少無宦
情沉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
修禮起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為後孝直字叔
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稍遷直閤將軍通直
散騎常侍尒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

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誡諸子曰吾才疎効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卒號哭不絶見者為之悲慘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辭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悦行參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絶肉蔬食容貌毁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

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温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

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為宗族所稱為祕書中散

在內謹敕為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為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為稱職議者善之子子朗美容貌涉獵經

史少温厚有風尚位侍御史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謚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縣令仲舒弟季舒最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薄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

襃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
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襃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
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内伎亦回隸焉内伎屬中書
自季舒始也文襃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
季舒輒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静帝報荅霸朝恒與
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轉給事黄門侍郎領主
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
於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

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勲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為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黄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為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

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祿勲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為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為西兖州刺史為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

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言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

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産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亦為之療護庶子

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𤣥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
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
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為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
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宫周
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
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為
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
有馬數百疋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

卒於太中大夫贈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字顧
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檢為中書博士樂陵内史
雅為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為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
忻然容下之後為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子纂字叔則
博學有文才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尋為廷尉正
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静自廷尉
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静書辭氣抑揚無上下禮
入啓求解位後為洛陽令卒贈司徒左長史纂兄穆字

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穆子暹
暹字季倫少為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
慎後臨滄光二州啓暹為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
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
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
屬暹握手殷勤至於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
景為并州起暹為別駕文襄代景轉暹為開府諮議仍
行別駕事從文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

郎領定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悦謂暹曰卿説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説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髙慎之叛偽與暹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暹文襄苦救得止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贍杜鋋嵇瞱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朝令暹後通名因遇以殊禮暹乃髙視

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
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留暹曰適受
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後文襄
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文襄回
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羡啟
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悟并州刺史
介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與鄴下諸貴極言褒美
且誡屬之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科條編沙門法上為

昭玄都以檢約之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
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
直是中尉自取髙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
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而受轡魏
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
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
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
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

亦催暹酒神武親為之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乗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為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為魏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為已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為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悦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為之止

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歛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别駕司馬仲粲中從事陸士佩並被文襄毆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為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常日宴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

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已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高坐開講同郡眭仲讓陽屈服之暹用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寛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

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鏁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扉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鏁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

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還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讌於宣光殿羣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録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

時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
暹宅以暹女為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
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丈為匹暹言之乃
依舊焉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
所廢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能致
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
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
曰貞節達拏溫良廉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

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迥起兵以為總管司馬迥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如荅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宫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讐遲兄謀開從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風概為東郡太守郡有鹽户常供州郡為兵子孫見丁從役矜其勞苦乃為表聞請聽更代郡内感之太學舊在城内游移置城南閑敞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為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是

州人楊松栢洛德兄弟數為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松栢既郡之豪帥感恩獎喻郡賊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為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慨慷悲嘆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羣小所辱為祖香等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為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為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絶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算代陳之策信為

深遠奕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
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兹苛政晚途遭躓理其
宜也季舒蹈龍逄之節季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
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槃名一也葢所謂彼有人焉

北史卷三十二

北史卷三十二考證

崔鑒傳以拳擊琛墜牀○琛監本訛琛今從上文甄琛改正

崔辯傳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為刺史○監本缺置字以字今從魏書增入

乃遣第四女第三男○第魏書作第

彭傳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鳶魏書作鳶

士謙弟說○說周書作訦

說傳後除史持節能和忠三州○周書能作熊又下文

贈廓延等五州刺史謚曰莊二句廓作鄜莊作壯

崔挺傳賜爵泰昌子○泰魏書作泰

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毁○雨一本作雹

未能以玉為寶○寶監本訛實今改從南本

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第監本訛弟今改從南本

蘧伯玉耻獨為君子○蘧監本訛蘧今改正

起八關齊○起監本訛赴今改從南本

孝芬傳今當為絶羣耳○魏書作今當為群拜紀應從之

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主監本訛三今改從南本

與行臺于侃時相接○侃魏書作暉

仲方傳復令仲方發丁十萬○十萬隋書作十五萬

臣謂午未申酉並其數極○其隋書作是一本作有

以水戰火決○火隋書作大應從之

稍都諸賊悉平○隋書作諸部悉平

昂傳司徒婁昭付昂推問○昭監本譌昭今改從隋書

季舒傳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回齊書作通

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贓賄○平齊書作互

邕從弟接字顧賓○顧魏書作顯

北史卷三十二考證